

叶文玲 著

永远的诱惑

人生与艺术丛书



8081

584105

表

62
还
8
2

永远的诱惑

叶文玲 著



C0168508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(津)新登字006号

人生与艺术丛书
永远的诱惑

叶文玲 著

*

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鞍山西道189号)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山东省德州地区新联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960毫米 32开 9.25印张 2插页 149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

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9-1892-3

I·75 定价：4.30元

人生与艺术丛书

总序

柯
灵

人生华妙，世象纷披，
缪斯女神用诗展示锦心绣口，咏叹讽颂；用小说铺叙悲欢离合，灵肉升沉；用戏剧传奇，衣冠优孟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。诸种身眼手法，别具风韵，各有千秋。而包孕天地万汇，人海波澜，闳远精微，无所不窥，无所不亲的，却是散文这一族。

散文显示宇宙广袤悠邈，造物的神秘，人工的瑰丽，空间无边无际，时间无始无终，物质世界的品类和运作无尽无穷。散文也反映心灵世界辽阔深邃，可以注视当今，回眸过往，

放眼未来。可以抒忿懣，摅忧患，展玄思，发狂想，叙欣悦，寄幽情。歌之，颂之，责之，笞之，哀之，哭之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或与龙虎共吟啸，或与花鸟共笑啼。

散文最贴近生活，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，清谈娓娓，私语絮絮，可上九天摘星，可在裈中捉虱，意到笔随，不拘一格。寸楮片纸，却足以熔冶感性的浓度，知性的密度，思想的深度，哲学的亮度。一卷在手，随兴浏览，如清风拂面，明月当头，良朋在座，灯火亲人。

散文创作不但考验文字工力，也验证情操性行。文字虽小道，却是探察内心的窗口，或庄，或谐，或如姜桂，或如芒刺，或慷慨放达，或温柔敦厚，或玲珑透剔，或平淡自然，发乎性，近乎情，丝毫勉强不得。或真纯，或夸饰，或朴实无华，或锦绣其外败絮其中，也瞒不了明眼人。流派纷陈，是精神领域宽广的表现。物质贫乏暴露社会落后，精神贫乏表示民族衰老。一切文学艺术产品，在商品社会里，自然要进入市场流通，但艺术无价，灵魂无市。

善哉人生，美哉艺术，妙哉散文！

1993.1.8.

目 录

总 序 柯 灵

/温柔的茧	1
/地下的灿烂	6
/换一个角色	14
/凝固的音乐	22
/永远的诱惑	28
/“俑”之祟	34
/真的不如假的真	40
/葫芦里的药	46
/立体教科书	51
/说给你听也白说	56
/只捡了芝麻	62

/最大的惊叹号	67
/飞向“保护神”	73
/“优美草原”一瞥	79
/独山子插曲	85
/试舞一曲天下无	90
/纵歌雀儿玛	96
/伊犁的行板	102
/走马霍尔果斯	108
/明知青山非故园	114
/莫道天山池水寒	120
/夜奔喀什	126
/晨游艾提尕尔	134
/买了一座百花园	140
/忘饮一瓢聪明泉	145
/美妙的作坊	151
/火焰山情怀	157
/辉煌的寂静	164
/探秘呼图壁	170
/不尽的眷恋	177
/斑斓的诗船	182
/莱茵河畔 25 天	189

溫柔的茧

我寻这个梦，很久很久了。

梦也在寻我，我知道，我时时听到
她热切的低语，她呼唤我践约，等待我
久久。

我曾拥有许多许多梦，她们妍红
娇绿意态万千地交替在我的遐思中，
但都不是我想寻找的这一个。

我的心渐渐变得焦慮不安，我想

舀一瓢冷湖之水，缓解企盼之苦，谁知不待舀起，便涸无涓滴。

我从心篱上采摘纷披的往事，却偏偏摘下了一颗小小的雪白的茧，一颗纯净无瑕温柔得惹人无限怜爱的茧。

我凝视着这颗平平常常而又可爱无比的茧，忽然意识到她就是我要寻觅的梦，我的至纯至真的梦。

哦，我没有弄错，她明净无彩，是因为高贵纯华的雪白，乃是一切色调的基底；她盘结成茧，是为了严严地包起那份绵绵长长的秘密，为了这始终不渝的奉献和忠实；她有情有意地留着晶莹的一端，摇摇颤颤，更是为了教我能够顺顺当当地捕捉。

我明白了她的佑助，终于捉住了这根有情有意的丝头，扯开来，扯开来，一下就扯到了四十余年前。

四十余年前，最教我记得的是无数个蝉声喧闹的白日。我和一班小女伴，整日嬉游在家乡的桑园，蓬乱着朝天小辫，扎撒着赤脚板；红兜肚凸得鼓鼓囊囊，乌紫紫的桑椹汁，直教我们从双唇染到下巴颏，可是，我们贪馋的眼睛，总还贼亮亮地在绿荫荫的桑树枝桠间来回搜索。

四十余年前的我呵，幼稚又淘气，怎知道这亭

亭伞盖的桑园，将是我最早的如诗如梦的青纱帐！那时的我，只晓得叶片干瘦爱结桑椹的桑树叫野桑，叶片肥嫩不结桑椹的叫真桑；只晓得母亲和所有的邻里妇姑，年年月月都盼真桑的枝条绵绵地抽，肥肥嫩嫩的桑叶稠稠地生；而我们这班馋嘴丫头呢，却只溜溜地盯住了结桑椹的野桑，只愿它树干矮矮长，桑椹疯疯结，结得我们够得着又摘不尽。

四十余年前，最教我记得的，是那些个春末夏初星月朦胧的夜晚。幽幽中烛亮的，是那间低矮的阁楼，这间全家人都不爱光顾的所在，却是母亲流连镇日虔诚心力的地方。

与朦胧星月交混的，便是粉红水绿的记忆。粉粉的绢衫，水葱色的绢裤，母亲为我亲织亲裁的这套绢裤衫，好不轻软凉滑！那时的我，怎懂得这凉滑轻软，来得何等不易，怎知道这经经纬纬里头，织进了多少苦辛烦难？那时的我，常像小猫屏了声息，尾随母亲身后，好奇地看着她匀撒一片绿绿的桑雨，引起一阵蠕蠕如雪的波动；好奇得心痒了，便偷偷捉一条蚕儿，放在掌心抚弄，抚得连掌心也痒痒丝丝地舒服透顶！……那时的我，怎知道要从蚕儿那通体的莹白中，认识高贵的纯洁，从她那娓娓不倦的颤摇中，察觉出极致的温柔？那时的我呵，虽然着一身她的结晶，她的化身，又何尝懂得

这一座座木架，一篾篾竹匾，早已一代继一代地套叠着编织着人们的绮丽梦幻；那时的懵里懵懂稀里糊涂的我呵，根本不会明悟蚕儿吐丝作茧的过程，就是人生的某种象征；更不曾料想，这满屋沙沙沙的蚕食声，将会成为我永远萦系心魂的乐章。

忘了是什么时日，在一缕突然投照的光束中，我终于按下了这支乐章的第一个琴键。

哦，是平山郁夫！是平山郁夫的两幅画，奏响了我的心弦，开启了这扇玄妙的门。

一幅画的是佛祖的圆寂：圆寂的佛祖通体发亮，缁衣门徒团团围跪，气氛十分庄严祥和，而昭示升天欢乐的，便是一群天堂鸟的翩翩飞翔……

第二幅画的是《海的丝绸之路》——片片帆帆连向茫远的海天……没待细看，我心头顿时一阵明亮！

是的，我明白，我终于全然明白：久久以来，我所萦结于心的，就是这千丝万缕盘结萦回的扯不尽挑不断的丝绸之路的梦。

走一趟丝绸之路！

走一趟丝绸之路！

哎，我无法拥有一支威武雄壮的沙漠之舟——骆驼队，更不敢奢望加入金钱铺地的现代化行旅。但是，我有一颗虔诚的心呵，我笃信虔诚的等待，终会叩开机遇的大门。

终于在 1991 年的这个炎夏，我如愿以偿了。

终于在 1991 年的这个夏季，我欢欣地启程了。

无人作伴，身单影只，难道不忧旅途的孤寂吗？

七月流火，蝉声如锣，难道不畏怯旅途的艰难吗？

呵，不不，比起我这渴望得快要灼穿了的心田，孤孤单单，冷冷热热，算得了什么，算得了什么？

君不见，我这颗火爆爆地埋压着的心芽呵，一浇上这勺希望之水，又嗖嗖地窜出了几尺又几寸！

我拣在如火的夏季启程，正是为了寻觅那一份难得的清凉和安宁。

形单影只地上路，更能考验人的意志和虔诚。

哦，险阻无畏，险阻无畏！已经不是第一次走这西口了，七年前奔驰青海大漠的经历可以作证，我耐得了暴晒，也熬得了缺氧！哦，我那已成为半片故地的洛阳，我那思慕了多少年的咸阳和西安，我那诗一般的敦煌、伊犁，哦，那梦一般的喀什和吐鲁番呵，她们决不会亏待决不会亏待我的。也许，半途上，她们会同我开几个小小的玩笑，戏谑地制造一点小小的麻烦，但是，她们毕竟是我的梦国，我的仙乐，我的天籁，最终她们将以无价之美，百倍千倍地酬答我的辛劳，相报我的痴情……

地下的灿烂

就像是百年前红丝牵定，我与洛阳有着不可解的缘分。

客居中原的岁月中，虽然多次抒写对洛阳的情怀，每每止笔，总还有文已催成墨尚浓的拳拳之意。

自然不单单出于个人亲缘和感情。

“九代建都地，洛阳信可歌。非缘

怀古厚，祇为鉴今多。”郭沫若的礼赞，赞出了洛阳的神魂，历史悠久蕴涵丰厚的洛阳，端的是千卷万卷写不尽。

龙门石窟无以伦比的壮美，“牡丹花会”年年一度的盛况，使洛阳越发声名大噪。于今，丝绸之路的研究风靡国内外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“丝绸之路考察”十年规划付诸实施时，这一大型国际性学术活动的浪潮，又激引得许多城市和有关人士闻风而动，争先恐后地卷入了这股热流。当横穿东西的“亚欧大陆桥”贯通以后，作为中心点和中转站的洛阳，更会成为国内外人士炯炯注目的所在。

多年以来，关于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问题曾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。大多数专家认定西安，少部分学者坚持洛阳，无权投票的我，暗下里，不无赞成“洛阳说”。自然，这种纯粹的感情认同与理智的科学判定，决不能同日而语，所以，我即便乱帮腔，宽宏大度的权威们，也不会把无知妄说的责难戳到我鼻尖上来。

于是，我这个丝绸之路的“独行客”，一起程，便理所当然地把第一站的目的地选中了洛阳。

删去相思千万语，走马还须快加鞭。于是，犹如古代的驿使，我马不停蹄地穿越沪宁线，辞汴梁，别郑州，急急风地跳上一辆吱嘎乱响的长途公

交车，直奔洛阳。当这辆满身尘土的汽车穿过秋玉米和红高粱织成的青纱帐，直抵偃师、孟津的交界处时，我的被热土热风烤得十分干涩的双眼倏地一亮：一片绿油汪汪的原野中，汉魏洛阳故城的墙垣遥遥在望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毗邻的白马寺，那匹忠实而恭顺地在寺门前俯首了几近两千年的白马，也在我的眺望中，腾腾跃动地奔迎而来！

窒息般的喜悦和着泪汁霎时堵满喉头。哦，我的丝绸之路的行程，从这里开始了，真正开始了。

刹那间，时下最响亮的一句广告语顿涌心头：挡不住的感觉！

当“挡不住的感觉”整个儿将我包容时，在第一步，应该迈向何处呢？

我知道，我无需再朝拜这个“天下第一寺”，虽然我对它的历史不能说倒背如流；我知道，我也用不着为美之神“卢舍那”再唱什么赞美诗，因为，我对她的钦慕和崇拜，早已溶入了她脚下流淌的伊水，那日夜无休的潺潺之声，便是我不倦的爱歌。

洛阳城的脚跟下整个儿是邙山，我从洛阳的史话中知晓，邙山地下，埋藏着又一种历史的灿烂。

早有朋友报过信：洛阳北郊邙山乡的冢头村，如今出了天下的又一个“第一”——我国首创，当

今世界绝无仅有的一座古墓博物馆。

我始是骇异，继而沉吟：“北邙山头少闲土，尽是洛阳人旧墓。”邙山古墓之大、之多，早已目睹，对“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”的嗟叹，也早就耳熟。如果说希望生活在风景如画的苏杭两地，倒是人同此心，然而，要说那走山不见山的邙山，那荒凉如大漠的黄土，便是归葬的最佳地，却不见得。如果只因为作过九朝都城的洛阳，是历代帝王将相墓葬最集中之处，挨着这片风水宝地埋骨，儿孙可得几许荫庇，那么，这种宏论不是风水先生的机巧，便是文人学士的幽默。

人常常有所偏爱。每每嬉游山水间，我便有乐不思归的亢奋。而对于阴沉沉的寝陵墓园，却少有向往之心。说真的，埋人的墓，已经够令人心里森森然了，是墓且又是几千年前的古冢，能有什么好景观呢？

殊不料，得古道传古风的洛阳人，偏偏就能化腐朽为神奇，偏偏就把没多少看头的古墓，归集成一座集科学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博物馆。

哦，果然，果然没有阴气森森墓石沉沉的压抑；果然，果然是一座雅静又别致的山顶公园！

不险也不高的山，逶迤匍伏，教你不知不觉中上得山来，却不感上山的累乏；不多也不少的杂树农舍，疏疏落落，一如不即不离的导游，款款引你

前行；没有分花拂柳的缭乱，未闻牧童短笛的悠扬，但是，就这般千金难买的清幽自然，就这般极尽登眺之美的高朗旷远，它真称得起天下无双的“第一”！

且稍歇，悠悠南眺伊阙山口的少室山峰；往北观瞻，太行王屋在滔滔黄河畔隐现；往东望，便是铭记着伯夷叔齐壮行烈节的首阳山；往西看，浑然似浪的坡岭，直连陕西崤函。

且住脚，再慢慢欣赏这卓然不凡的汉白玉石门阙和馆表，细细仰望这巍峨雄伟的序幕大殿。虽然，多年前我在十三陵等地，见过很有威势的列队石牲，但此地殿前两侧所设的这对汉代天禄、避邪兽，以及那两列以十二生肖为模像的石雕，却堪称既有仿古意味又浑然极具汉家气派的现代石雕杰作。

我马上被“俘获”了。似这般展现在高远蓝天之下的气象、布局，就这份溶古鉴今的庄肃和凝重，教人不能不叹服倡议者和营造者的慧眼匠心。

走进序幕大殿，便到了地下的墓区。墓区分设两汉厅、魏晋厅、唐宋厅和休息厅。上自两汉下迄北宋，搬迁复原了历代典型古墓葬 22 座。

逐一看过这 22 座古墓葬，我益发地叹为观止。

我只记得数年前，长沙马王堆汉墓、西安兵马